

Alternative 另类丛书 ②

石涛 主编

香烟

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

[美] 理查德·克莱恩 著

乐晓飞 译



Cigarettes Are
Sublime

by Richard Klein



香烟

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

[美] 理查德·克莱恩 著

乐晓飞 译

石 涛 译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字：01 - 1999 - 15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烟：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 / (美) 克莱恩 (Klein, R.) 著；乐晓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
ISBN 7 - 5004 - 2516 - 3

I. 香… II. ①克… ②乐… III. 戒烟 - 社会问题 - 研究
IV. C913.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194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 - 20000 册

定价：18.00 元

为何 alternative

关于“alternative”一词，我取“其他”和“另类”之意。由此，丛书的意图已经彰显。

多年来，我们对译介主流思潮和经典学术所倾注的热情，使我们对其他有趣的思想 and 知识闭上眼睛。

读书人渴望从书中获得享受，一板一眼的论述和陈旧庞大的主题令人望而生畏。

此套丛书，力求从这两个方面给读者以乐趣和满足。

——石 涛

香 烟

一个人类痼习的文化研究

[美] 理查德·克莱恩 著

CIGARETTES ARE SUBLIME

by Richard Klein

译者序言

在阅读此书时那些迟睡的夜晚，我也一直在苦苦思索本书作者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即使知道香烟有害健康而依然乐此不疲地吸烟？

在这个星球上，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吸烟。在中国，烟民有两亿三千万。近年来，反烟运动蓬勃兴起，其浪潮几乎冲刷了吸烟者赖以生存的每一个角落。吸烟作为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人类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因反烟运动而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缺少本书作者的宽容和深思精神，因此常常简单地把嗜烟归咎于吸烟者软弱的意志力，试图以此来解释大多数人难以戒烟的原因。而我一直怀疑，如此简单化地看待吸烟是否能够触及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即使不去列举那些我们熟知的吸烟的伟人，周围的吸烟者也有许多是意志坚强、品质优秀的人，他们在生活中发生重大变故时

表现出的勇气常常令人难以忘怀，甚至是我们大多数不吸烟的人无法企及的。

无论如何，在一个与香烟结下不解之缘的世界上，这是个一言难尽的话题。原因很简单：吸烟的人太多，多得数不胜数；吸烟者什么样的人都有，根本无法按群体划分；吸烟的人品质和性格各式各样，价值判断从来无效。甚至，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或多或少有过与吸烟有关的体验。我也不例外。

第一次的吸烟经历发生在孩提时代。那时我只有七岁，从奶奶的烟盒里偷了一支凤凰牌香烟。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奶奶吸烟时缭绕在屋子里的香味令我无比神往，而她的脸则沉浸在安祥满足的神情里。奶奶有一支雕花的骨制烟嘴，她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温柔地握着它轻轻地吸着，烟嘴发出啾啾的声音，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激起渴望的回声。后来当我懂事了，才知道那对她有多么重要。那时我父亲刚病逝不久，妈妈一个人艰辛地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奶奶于是像所有童话中慈祥的外婆一样降临在我们的生活里。她除了要承担起一大堆家务，作为一个母亲，她也要排遣丧子之痛。

事实上，第一次吸烟并未给我带来任何快乐。我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口烟的滋味，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粗俗的辛辣，毫无美妙可言。包括那次偷窃的经历，也以闹剧似的败露和遭受惩罚告终。我为了获得一个邻居女孩的朦胧的友谊，邀她和我共同分享偷窃的果实。我们躲在楼道尽头的阳台上抽完了烟，随后在奶奶查问烟盒里的损失时被出

卖了。妈妈的一顿鸡毛掸子结束了我和香烟的初次遭遇。

真正与香烟结下不解之缘是后来的事了。那时我已经上了中学，正处于“文革”中期，压抑的社会生活使我心中充满反叛的情绪，于是结交了一群和我一样渴望长大成人的孩子，我们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人物们一样聚在一起偷偷地喷云吐雾，除了能排遣生活的无聊和郁闷之外，还感到这一姿态充满反叛的意味。当然，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毫无原因地在不经意之中开始吸烟。

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停地在吸烟与戒烟两种状态之间往返。不过，其中真正称得上戒烟成功的时间只有四年。那时我居住在美国，由于反烟运动在政府和民众中获得了巨大的认同，因而可以吸烟的空间越来越小，吸烟遭受的歧视也越来越明显。这样，我在某一天吸了两包半骆驼牌香烟和喝了大量烈酒之后，借着头痛欲裂的痛苦感觉戒了烟。尽管后来我也间或吸烟，但说戒就可以戒掉，仿佛我已经超越了香烟的魔力，仿佛香烟对我来说已经被自己的意志力降服。

我是作为一个成功的戒烟者读这本书的。接着我发现，我并没有超越香烟的魔力。恰好是作者对香烟充满激情的深思，在非世俗的意义上超越了我。阅读本书，使我再次经历了香烟的魔力和震撼，而且这一次是精神的震撼。我开始意识到，吸烟、戒烟与从不吸烟一样，同样是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作者揭示的关于香烟的真理。

理查德·克莱恩，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一个几十年的吸烟者，通过写作一本关于香烟的著作而超

越了吸烟。宛如一个奇迹，他用自己的笔向我们施展魔术。他说：“情况也许会是，读了本书颂扬香烟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益处、对职业及自由的贡献、对人类生活提供的慰藉、对效率的促进、给吸烟者生命带来的邪恶的美之后，吸烟者会对他们的习惯产生一个新的视角。视角的改变有时会激励人迈出第一步——这可能是使戒烟成功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个先决条件。”

也就是说，认识、欣赏和赞美香烟，可能是你走向戒烟的第一步。根据作者的观点，这是关键性的一步，是一种智力上的升华，是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桥梁。

作者本人曾经是一个嗜烟如命的人，在完成此书的写作后成功地戒了烟。人们不禁会问，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真有一只神秘的手拨开了笼罩在作者生活中的香烟迷雾？如果有的话，它隐藏在书中的哪些段落里？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到这些有如神喻般的启示？对任何一个吸烟者来说，提出以上问题几乎是读这本书的前提。也许根本不存在神秘的手。作者的戒烟成功和他的长期吸烟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各自合理地扮演一个角色，只是出场的时间顺序不同罢了。

理查德·克莱恩用一部专著的篇幅谈论香烟，这本身已经构成了读者的好奇。显然，作者是一个后现代学者，香烟在他看来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一符号所携带的文化信息是复杂和深刻的，它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人类神秘的心理和精神渴望。作者借用康德对审美的定义——“超凡”

(sublime) 这个词来形容香烟的文化特质，将吸烟的体验带进美学的领域。萨特对香烟的哲学化叙述，成为作者谈论香烟审美特质的重要来源。萨特在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把香烟比做“虚无”的象征，作者用这一说法暗示了香烟的美学本质——虚幻、崇高和超凡。在严谨的哲学论证之后为了给“存在”和“虚无”一点常识，萨特不得不一边谈论着香烟的“虚无”本质和烟斗的“存在”本质，一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甚至在他被诊断患了癌症必须戒烟才能推迟死亡时，“他倔强的眼神似乎在说，他还是要吸烟。”（见第三章《香烟超凡》）

在文学作品里，香烟的魔力更是无处不在。作者通过意大利现代派作家伊塔罗·斯维沃 1923 年出版的小说《芝诺的告白》（*La coscienza di Zeno*），描述了主人公在吸烟与戒烟之间的两难处境。这其实也是所有吸烟者的真实处境。小说主人公终其一生都在奉行一个虚幻的信仰：“我抽的是最后一根烟”。事实上，这“最后一根”总是变成“另一根”，变成“最后的一根”香烟系列中的一根。直到小说快结束时，主人公已经老迈，才发现不停地努力“戒烟”其实正是所有吸烟者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它既不比吸烟更好，也不比不吸烟更坏。它只不过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在译校此书时，我高兴地发现伊塔罗·斯维沃小说的中文译本已经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吕同六先生主编的“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中的一本，书名为《泽诺的意识》。为了与《香烟》作者的英文译名 [The Confessions of Zeno] 保持一致，还有我国对和小说主人公

同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名字的习惯译法，我仍沿用了《芝诺的告白》这一书名。)

至于香烟的“魔力”，作者则是通过对梅里美的小说和比才的同名歌剧《卡门》的女主角的讨论来证明的。卡门是一个人所熟知的文学人物，一个吉普赛姑娘，在比才的歌剧里成为大胆、神秘、艳丽、野性的化身。她爱上了西班牙士兵唐·何塞，最后又背叛了他，并且毫不惧怕死亡的威胁。她一出场嘴里就叼着一支香烟，面对旧时代人们对妇女吸烟的敌视而毫不在意。作者认为卡门的香烟几乎是一个道具，被这个反叛女性用来作为追求自由的象征。于是，香烟从始至终为卡门的个人自由而燃烧。

既然香烟能为梅里美和比才的艳丽女巫争得尊严和自由，它也同样为士兵的勇敢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作者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在战争中香烟给士兵带来的慰藉。士兵身处艰苦危险的环境，每时每刻面对死亡的压力，吸烟于是成为他们纾解压力的惟一手段。无论在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中，还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里，香烟都得到了作者大量笔墨的恩宠。试想一个衣衫褴褛刚刚从一场恶战中捡回性命的士兵，手指颤抖着点燃了一支宝贵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那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本人在农村插队时的经历可以为这种一生难忘的体验作证。为了在漫长的劳作中间获得一段短暂的休息，吸烟是最好的理由，所以那个时刻被称为“烟歇”。当疲惫之极的身体被第一口烟浸润时，整个心房里郁积的憔悴都被融化了。

当然，我并非在帮助作者赞美香烟。这样做既有“附庸风雅”之嫌，又不合时宜（烟草工业已经被称做不道德产业）。不，我只是想告诉读者，当香烟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时，单纯以损害自己和他人健康为诉求的反烟运动便显得有点单薄了。公共场所禁烟极有必要，怀孕妇女和儿童远离香烟环境也理由十足，然而，在这些有限的目标实现之后，为什么再进一步深化禁烟运动便难上加难了？我的问题是，如果不假以时日，是否有任何人类历史文化现象能够在一夜之间消亡？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人类喜爱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对待吸烟问题也不例外。说到底，吸烟并不像吸毒那样危害人类，也不比诸如赌博、嫖娼这类古老的劣习更不道德。我们不难想像，如果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吸烟，那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地狱景象。但我们也很难想像，如果世界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香烟，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无论怎样，对于“人们为什么吸烟”这个问题，即使有这样一本有趣的书，我们还是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答案。也许答案只能随着历史文化的演变而显现。或者，它将永不显现，像过去许多神秘消失的事物一样，只留下蛛丝马迹或只言片语，等待后人去苦苦猜想。

石 涛

1999年夏于北京

作者序

我写这本书的原因相当复杂。当然，刚开始时的动机，来自于我急于想戒烟的愿望。为了避免再去碰烟，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了解香烟的特质，以及我如何养成了吸烟的习惯。这一想法，引导出驱使我写成本书的基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全世界近十亿人士即便知道香烟有害健康却仍然每天点燃香烟忘情地吸起来？如果说过去这些人不知道吸烟的害处，今天假设他们对这些危险一无所知已经不足信了。每天都有新的研究显示，暴露在香烟的有害影响之下的人群正在不断扩大，已经给人类健康造成了越来越广泛的潜在伤害。

仅仅指出烟草使人上瘾这一事实是远远不够的。“上瘾”这件事本身并未解释任何现象。毕竟，数以百万计的人或者选择戒烟，或者从未开始抽烟。开始上瘾和继续抽烟，都暗示出人们从这种物质中发现了某些好处或快乐。但是，在目前这种激烈的批评氛围中，连去想像一下这些

好处或快乐都十分困难。如此广泛地使用这种物质，并因其危害他人的健康而受到广泛指责的人们，到底从吸烟中获得了什么益处？如此口味不佳的嗜好究竟可以提供多少愉悦？它为什么会在开始时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接下来却经常不断地吸用，而且到了每天爱不释手的程度？

就这样，我想到要写一本书，并且在时下的社会气氛中，揭开香烟之谜：它为什么会给人带来满足感。我希望由此获得关于吸烟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观点，希望写作为本书成为我自己戒烟的第一步（也许是绝对必要的一步）。

最近，已经有人指出“药物”（drug，在西方，人们称能使人上瘾的物质为 drug。——译者注）这个字眼已被人们使用得过于泛滥，它描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而且其含义也过于宽泛。结果，许多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重复性行为——例如运动，都要被安上这个词。用“药物”这个词来描述像运动这样的活动，表明了这个词已开始失去其传统意义，甚至暗示了某种具有诋毁性的含义。将来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名词来正确地描述我们所谓“吸毒成瘾”的缘由。但在发明新字以前，我们必须更加谨慎地分辨不同种类的药物，将它们的类型明确化，并且分析它们特定的使用习惯。只有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不同的成分或活动，懂得了药物私下或公开滥用的多重而复杂的方式，我们才能开始窥见它们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某些主要的社会特征。也许，只有当我们对目前统称为“药物”的东西取得了新的认识，或者形成一种更普遍的概念之后，成功抵御其诱惑的策略与治疗方法才能发明出来。

在我自己和这个习惯搏斗的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际遇是在我阅读伊塔罗·斯维沃（Italo Svevo）的《芝诺的告白》（The Confessions of Zeno）一书时发生的。这本书被许多人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之一。书里讲的是一个毕其一生都在尝试戒烟的人的虚构性回忆录，最后在晚年时戒烟成功了。当时已垂垂老矣的芝诺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持续地戒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不比其他生活方式好或差。”在那一时刻，抽烟或戒烟对他而言都已变得无所谓了。对于一个人不断尝试戒除一种无谓的习惯而其他什么都不做的狂热，我当时感到一种莫名的震动。我开始认为，吸烟和放弃吸烟是一种深思的形式，就像在指尖上旋转陀螺，是一种对呼吸的训练，仿如在吞食圣餐。

后来，我开始对十九世纪的狄奥多·德·班维尔（Theodore de Banville）称之为“香烟玩家”（cigarette dandy）的英雄主义深感兴趣。这种人就像某种类型的贵族，每天卷烟和吸烟达六十次以上。对那些伟大的男性和女性情不自禁的吸烟行为，我寄予了莫大的同情，他们的生命曾难以戒除自己的习惯而悲剧性地缩短。他们的例子引起许多批评，在视长寿为绝对价值的文化中，他们的吸烟行为遭到令人屈辱的指责。事实上，在我们对香烟的各种可能性尚未完全了解的时代，它却造就了我们景仰的许多伟大人物。对这些人而言，吸烟是一种牺牲。也许我们该因此而荣耀他们。无论如何，香烟在战争中是深受宠爱的，在那种情况下，长寿不太可能是一种选择。因此，吸烟不仅被

容忍，而且成为一种消除紧张和减轻忧虑的非常有效的工具。由于香烟所能引起的特定的心理安慰效果，它经常成为出征士兵不可或缺的不良伴。他们依靠香烟，面对难以忍受的压力环境时仍能持续保持勇气和毅力。

但最后，我得到的结论是，无论香烟的效能多么有用，这种效能并不足以解释它们为何能吸引数十亿的忠贞人士，即使知道吸烟会使他们损寿也不在乎。倒不如这么说，能够解释香烟具有如此巨大吸引力的东西，肯定和它所特有的美感形式息息相关。这种美感从未被真正理解，也从未被人用正面的方式看待。自从十九世纪吸烟兴起以来，它一直和疾病、犯罪、死亡等现象相提并论。

康德用“超凡”（sublime）一词形容美学上的满足感，用它表示生活中那些瞬间的消极经验、震惊、窒息和致命的暗示。只有在这层严格意义上，香烟之美才可以被视为是“超凡”的。这一结论让我想到，我最好探讨一下香烟在私下使用与社会接受度方面令人疑惑的异常性或矛盾。香烟的“超凡”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喜欢这些口味不佳又令他们不舒服的东西；它也能够解释政府为何会采取像我们的感情一样相互冲突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宣传活动反对吸烟，另一方面却又为烟草商提供大量的津贴补助（为了维护烟草工业，美国政府一直为烟草制造商提供产业补助。——译者注）。

最后，我也被围绕香烟形成的，以及由它生发的文化所吸引，也就是说，被香烟所展示的丰富与生动所吸引，它成为许多现代重要的哲学、诗歌、小说与戏剧中的情